

写意的尺度

——漫说韩羽戏画

□温钊

近得韩羽先生一张水墨写意戏画。众所周知,当代写意戏画有三驾马车:番禺关良、金陵马得(高马得)、庄里韩羽。我个人的体会是:关画重在描摹情节,高画胜于表达情态,而韩画则侧重探求意象,即用水墨这一工具探索未知的美,而这美也正是在尺度的精准把握中产生。

从内容上看,戏曲本身是中国式写意体系的一部分,写意戏画就是“写意中的写意”,两种艺术的趣味、气息天然匹配,而简洁传神又是共同的长处。为“传其神”,韩羽的取法是开放的,甚至把民间的木版画、纸牌画的意趣都融汇于笔端,寥寥几笔,提纲挈领,用最简单的笔墨捕捉最传神瞬间,在每位欣赏者的眼睛中实现个性再造。这其中,戏曲情节、人物造型、写意笔墨以及读者观感既达到多重协同又带来巨大张力,水墨的厚重感和高级感就突显出来,其妙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

从笔墨上看,韩羽的画看似是儿童

涂鸦,实际恰恰相反。相对工笔画,写意画天然追求神似而非形似,笔墨的控制要难得多,而加以控制的笔墨又往往能产生天然之趣和“形而上”的超验感,这就是笔墨“活”的部分,也是写意的额外“福利”。借用作家刘震云的观点:哲学说不清楚的事就交给文学。那么,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可以试着交给写意,但运用这种“福利”,要尽量吝啬而不可透支,更不能依赖,而水墨的妙处和力量就在这微妙尺度的把握中产生——这个尺度肯定是在的,如从画中找出却又了无痕迹。细审此画,韩羽对这尺度的把握堪称典范。

从格调上看,韩羽这一路的简笔水墨画至少可上溯到“五四”时期,代表人物是丰子恺。相对以“临、摹、仿、抚”为能事的僵死的中国画末流,这是传统写意精神和现代笔墨形式融合而成的“新写意画”,本质就是一个“我”字,是我写我心。韩羽的

画虽然有承继,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自身灵性——这灵性源于天地逸气和人间烟火,而打动人的正是其中的“真我”。同时,正如王季迁所讲,笔墨的好坏不在于形式,优美的笔墨有时并不表现或描写任何事物,它有自己的独立审美。细品韩羽的画,每每跳脱笔墨之外,似闻弦外之音,有一种“大自在”的境界。时至今日,时代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,但韩羽的画与当下并不违和,因为“真我”和“自在”在本质上都是超越时代的。

从思想上看,韩羽的画属于文人画的范畴。所谓文人画,可粗浅地理解为写文章的人画的画。实际上,文章和画都是作者的内心自白,不同的是,文章必须有立场,但画就可以淡化立场,表达趣味,只要有文人精神在里面,就不影响它的思想价值。韩羽的文章写得好,是鲁迅文学奖得主,他的多数文章虽然不长,但都有一个点,漫不经心又恰如其分地搔到痒处。这个点可能就是韩羽画的思想内核,比如,他画过水浒传传的董薛二公,题款是聂绀弩的“解罢林冲又解卢,天下英雄尽归吾”句,诗情画意高度契合,真可得璧合之乐。

当下,如果说人工智能在探索科技的边界,水墨就是探索内心的深度。韩羽以鲐背之龄仍然在以能打动人的真诚写和画,与自己也与时代对话,构筑一个融通的自在世界,这既是他的自然而然,又是我们的难能可贵,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“做伟大的事”。



藏品之上牡丹艳

□雨林

“谷雨洗纤素,裁为白牡丹。”牡丹花开雍容华贵,艳压群芳。正是这份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美丽,让牡丹被大量地图写、描摹,流传于历史之中也盛开在清代匠人的作品之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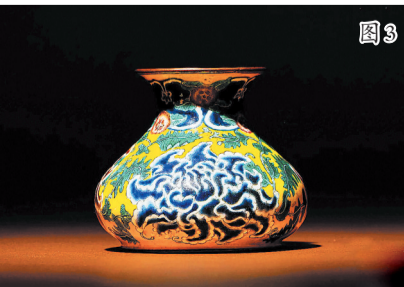
图1是一件清中期的象牙丝编织牡丹花鸟扇,通柄长57.5厘米,扇面长33.6厘米。扇面为腰圆芭蕉形,上部微卷。扇边包镶玳瑁框,淡绿色彩绘花蝶纹画珐琅柄,嵌骨珠,并系有明黄色丝穗。扇面中心嵌棕竹梁,镶有铜镀金点翠螭蝙蝠纹护顶,梁的上、中、下部各嵌有浮雕盘夔和宝相花纹的橙、紫、黄、红四色蜜蜡护托。细润洁白的扇面是用薄如细篾的牙丝编织而成,牙丝宽不足0.1厘米。扇面自柄托向上嵌有染牙浅浮雕牡丹、玉兰等花卉及蓝翎鸟。扇面纹饰精致细密,孔缝均匀,经纬片的拼合天衣无缝,色彩绚丽,雍容华贵。

图2是一只清雍正时期的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。碗敞口,弧壁,圈足,外壁以珐琅彩装饰。一侧绘雉鸡牡丹图,画面中心一只体格健壮的雉鸡在山石牡丹丛中寻食。牡丹花饱满圆润,使“国色天香”在瓷器上的表现达到了顶峰。周围的山石花草以粉红、藕荷、杏黄、淡黄、水绿等娇

嫩颜色相衬托,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花鸟画。另一侧配墨彩五言行书体诗句:“嫩蕊包金粉,重结绣云”。诗句取自唐代诗人韩琮《牡丹》诗,句首、句尾有胭脂水闲章“佳丽”及“金成”“旭映”。此碗胎体极薄,属于半脱胎,内外底釉洁白如玉,莹润如玉。画面集诗、书、画于一体,纹饰色彩鲜艳,工笔细腻,为雍正朝珐琅彩代表作品之一。

图3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御制铜胎画珐琅黄地牡丹花卉纹鱼篓尊。此尊撇口,束颈,墩式圆腹,圈足。口沿、足口处鎏金,内腹施松石绿釉,圈足内施白釉,外壁满施黄色珐琅釉地,颈部蓝地间饰6朵绿叶红花,腹部饰有对称绿叶环绕之三枚牡丹花,色彩鲜活,画工精

美。此尊铜胎轻薄,器形典雅,釉色温润,色彩明快,主题纹饰为牡丹,花型硕大,枝叶舒展柔美,图案寓意富贵吉祥。其用笔率性写意,敷色淡雅清丽,古韵浓浓。通景式构图安排合理,比例恰当,造型简洁优雅。其珐琅釉料施用浓厚,堪为清乾隆朝铜胎珐琅器精品。



板凳猪木雕摆件

□胡萍



我收藏了一个板凳猪木雕,样子可爱精巧,为黄杨木雕刻而成,是晚清时期的制品,年代不是很久远,却折射出猪文化的精深与宽博。

在猪文化中,猪又称“乌金”“黑面郎”“黑爷”等,《朝野金载》记载:“唐拱州人畜猪致富,号猪为乌金。”古语说“猪入门,百福臻”,猪的全身都是宝,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猪是农民的“聚宝盆”,家家户户都养猪。民间有“肥猪拱门”的节日窗花,表示招财进宝之意。而储钱罐则多为猪的形状,就是因为猪代表了财运。正是因为这些吉祥的寓意,人们经常选用肥猪的形象精心制作挂件、摆件等文玩器物,给生活添加了许多乐趣。

我收藏的这个板凳猪摆件(如图)长17厘米,宽5厘米,高8厘米,造型生动,雕刻细腻,包浆深厚,刀法纯朴圆熟。棕黄色的摆件上,三只憨态可掬、鬃毛浓密的小肥猪双耳张开,脸颊鼓鼓的,正紧紧地挤坐在一条被压弯了的长板凳上呼呼大睡。为首的那头猪把前蹄和下颌趴在板凳上,眼睛紧闭着,睡得正香。中间的那头猪把下颌枕在第一头猪的背上,嘴巴张开,鼻子前伸,前蹄自然下垂,它睡着的样子萌萌的,让人看了忍俊不禁。第三头猪最胖,它微微侧着脑袋,缩着前蹄,伏在第二只猪的背上正惬意地打着呼噜。三只猪均雕刻得惟妙惟肖,栩栩如生。最有趣的是,这条板凳缺了一条后腿,工匠独具匠心,雕了一只猫,它趴在地上,仰着头,用前爪牢牢地托举着板凳,让上面的三只猪安然入梦。

黄杨木生长缓慢,木质纹理极其细密光洁温润,成才不易,难有大料,适宜雕刻小件陈设品。黄杨木料为乳黄色,有淡雅的香气,时间愈久颜色愈深。我这个板凳猪摆件历经百余年时间,包浆自然熟旧,呈现出古朴厚重的棕黄色,那光洁细腻的表面纹理也因岁月的侵蚀而出现开裂与风化,这反而增添了它的古朴韵味。

“小池聊养鹤,闲田且牧猪。”闲暇时,吟诵着有关猪的古诗,观赏这个萌萌的板凳猪摆件,闻着黄杨木淡雅芬芳的香气,惬意极了。